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十（二三）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舉人臣胡念祖

謄録舉人臣武先振

語林卷十二

明　何良俊　撰

方正第六上

詩小康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毛公傳曰詭隨者詭人之善而隨人之惡鄭氏箋曰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勑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夫康成之曰以此曰又用此是盖深得詩人之旨矣

至孔頴達正義乃曰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非唯不知詩人之旨抑且并鄭氏之意而失之矣葢詭隨寇虐其惡相因豈有異也夫茍國是若定雖寇虐之人亦何能為害唯善惡不分則寇虐者始恣肆而無所畏忌一人詭隨猶可幾也一國詭隨而衆論揺矣乃至於天下詭隨為善者將安望哉故詩人於每章必著詭隨寇虐葢三致意焉其意以為此詭隨者廼無善之人茍一縱之則根盤芽茁其勢必至於惛怓

罔極以衆犯政纏綣而不可解必無縱而謹之則無善者始不敢肆又用是以止寇虐庶幾不至於作慝敗正而小康或可兾也此詩人之意而孔氏以為詭隨小惡夫乃欲芟夷寇虐而更壅治之耶甞讀屈原卜居篇曰寧廉潔正直以自清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盖傷之焉夫一善之不勝衆詭明矣原豈不知早疵孅趨之足以免禍寧自沉死而不肯為余觀世亦有方正如原者然皆取禍不旋踵嗚呼傷哉此所載其疾惡似已

甚稍失中然能使詭隨斂跡至不得自容亦良快矣余故以著之篇云

陳尚書見王莽誅何武鮑宣喟然歎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三子（參豐欽）在位悉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或問之答曰我先祖豈知王氏臘乎（班固漢書曰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亢直有異才官廷尉監累遷尚書）

蘇桓公性强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蘇

桓公患其教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後漢書蘇章傳曰章八世祖建武帝時右將軍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强豪一友人喪親同郡陳遵關西大俠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慚色（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哀平間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鄧禹至關中表為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

更始中陳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王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

子以不拜遂揖而別（班固漢書游俠傳曰陳遵字孟公杜陵人祖遂宣帝微時與有故遵長八尺餘容貌甚偉畧涉傳記贍於文辭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時列侯有與遵同姓氏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矜嚴有威容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建武四年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明年代伏湛為大司徒）

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伏波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降意大人奈何獨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范曄後漢書曰梁松字伯孫安定烏氏人梁統子少為郎尚光武女舞陰長公主後飛書毀謗下獄死）

光武嘗問宋弘求通博之士（後漢書曰宋弘字仲子京兆長安人父尚成帝時至少府）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能及揚雄劉向父子帝召拜議郎每燕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不悅伺譚出

内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譚至讓之曰吾欲薦女令輔國家以道德奈何數進鄭聲以亂雅頌譚頓首辭謝良久遣去後大會羣臣令譚鼓琴譚見弘遂失常度帝怪問弘免冠謝曰臣薦譚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不復令譚給事（范曄後漢書曰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意非毁俗儒由是多見抵排）

吴大儀初為郡吏（范曄後漢書曰吴良字大儀齊國臨菑人初為郡吏東平王聞而辟之上）

（疏薦良除議郎遷司徒長史）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大儀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歛容而止讌罷轉大儀為功曹大儀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東觀漢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鷄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爵掾史皆稱萬歲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綺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綺寧足為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也）

肅宗嘗問第五倫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有之乎倫

答曰臣少遭饑亂米石萬錢實不妄過人飯（司馬彪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修行清白）

袁安（已見）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督郵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矍然而止

周穉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宮其妻哀穉都老病闚問所苦穉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

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東觀漢記曰周澤字穉都少修高節耿介特立好學問治嚴氏春秋門徒數百人隱居上野不汲汲於時俗拜太常果敢數有直言朝廷嘉其清廉）

范史雲（范丹已見）與王子炳親善（范曄後漢書曰王奐字子炳謝承書曰王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漢陽太守拜議郎卒）子炳為考城令屢遣書請范范不時往及子炳除漢陽太守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路側設壇待之范見子炳車徒駱驛遂不自聞與弟共辯論於路子炳識其音聲即下車與

相揖對子炳言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昔以叙分隔范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絶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别如其相追將有慕勢之譏便起告違拂衣而逝

大將軍鄧隲貴戚傾時無所下借獨重李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賔客滿堂酒酣隲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内隱居懐道之士頗有不合隲欲

絶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杜預汝南記曰李充字大遜陳留人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充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費極無為空自窮也充請呼隣里室家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盻融以是敬之

桓文林（桓礹已見）姑是楊司空（楊賜）夫人文林父卒姑赴哀

止於傳舍整飾而入文林心非之及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司空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悉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

蔡中郎自朔方歸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智中常侍王甫弟也）酒酣起舞屬中郎中郎不為報智素驕貴慚於賓客詬曰徒敢輕我中郎遂拂衣去智密告中郎怨於囚放謗訕朝廷中郎慮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

袁忠嘗乘船戴笠過詣王景興見景興左右僮從皆著

青絳采衣忠非其奢麗即稱疾發而退

魏文帝受禪（曹丕字子桓魏武長子也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惇勸曹公宜早順人望曹公曰若天命有歸吾其為周文王矣後果至丕始代漢）欲用楊公（楊彪已見）為太尉先遣人示旨楊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能贊維新之朝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朝會引見著布單衣鹿皮冠持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司馬彪續漢書曰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耇太尉楊彪乃祖以来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便使杖入也）

魏文帝（曹丕已見）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矩（邴原已見）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邴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沐德信少有志介嘗過其姊姊為殺雞炊黍德信不留

蘇則（魏志曰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少以學行聞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所在有威名　魏書曰則剛腸疾惡慕汲黯之為人）與臨菑侯（曹植已見）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慟哭文帝知臨菑如此初不聞則後帝在洛陽嘗從容言

曰人心不同當我應天受禪時天下人有哭者帝意在臨菑則謂見問須鬚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目之則悟而止（傅子曰傅巽字公悌瓌瑋博達有知人鑒識）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卧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曰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舉孝廉初袁紹以為參軍入魏為太祖謀臣拜司空軍祭酒）

呂子義世稱清賢有人就之宿非其度數之內子義燃燭危坐通曉目不轉睛膝不移處（呂子義已見）

司馬公既進爵為王（晉書曰司馬昭字子上司馬宣王次子景王母弟也咸熙元年加封晉王）王太尉（晉書曰王祥字休徵瑯琊臨沂人事繼母朱氏以孝聞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後天子幸太學命祥為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帝王政化之要聞者莫不砥礪官至太尉）荀司空（晉陽秋曰荀顗字景倩太尉彧第四子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司馬宣王見而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散騎侍郎佐命晉室官至太尉封臨淮康公）並詣之荀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復疑太尉曰相國位勢誠為貴重然要是魏之宰相吾等備位三公相去一

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為也及入荀遂下拜太尉獨長揖王謂太尉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晉諸公贊曰何曾字穎考陳郡陽夏人父夔魏太僕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年八十餘薨謚元公　傅子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也）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蜀志曰諸葛瞻字思遠丞相亮之子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丞相亡蜀人思之愛瞻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傳

相告曰葛侯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與董厥並平尚書事蜀亡死於國難）廖元儉（蜀志曰廖化字元儉襄陽人為丞相參軍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過宗德豔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豔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曰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為丞相主簿丞相卒吳慮魏襲蜀增巴邱守兵萬人蜀亦益永安之戍預將命至吳孫權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曰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不足相問權大笑嘉其伉直）

孫仲謀嘗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以權為陽

（羨長郡察孝廉行奉義校尉漢遣劉琬加策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大貴之表年又最壽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生權方頤大口目有睛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策起事江東權嘗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每參同計謀策自以為不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張子布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張還謂曰共為樂耳公何為作異張對曰昔紂為糟邱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過權默然有慚色（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瑯琊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

顧元歎（顧雍已見）不飲酒寡言笑舉動時當每飲酒歡燕左右恐有酒失為元歎所覺終不敢肆情孫權常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江表傳曰雍孫譚為選曹尚書嘗與宴醉酒起舞不止雍名譚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於國寧有汗馬之勞但階門戶遂見寵任何有舞不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遣去）

陸公紀（陸績已見）小時在孫討逆（孫策已見）坐時張昭張紘秦松為上賓共論四海未泰須當用武公紀在末坐大聲言

曰昔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来之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而唯尚武童蒙竊所未安

姚彪與張溫俱至武昌遇吳興沈珩守風粮盡從彪貸鹽一百斛彪性峻直得書不答方與溫談論良久呼左右倒百斛鹽著江中謂溫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

建武初裴叔則（裴楷已見）與山巨源（山濤已見）和長輿（晉諸公贊曰和嶠字長輿汝南西平人父逌魏太常嶠少以雅量稱深為賈充所知每向世祖稱之歷官尚書）並以盛德

處位晉武嘗問曰朕應天革命海內更始外間風聲云何裴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

郗道徽在合肥被徵（郗鑒別傳曰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漢御史大夫郗慮後也少有體正躭思經籍以儒雅著名）道經姑熟與王大將軍相見（王敦別傳曰敦字處仲瑯瑯臨沂人少有名理累遷青州刺史避地江左歷丞相大將軍揚州牧以罪伏誅）王謂道徽曰樂彥輔（樂廣已見）短才耳後生流宕言違名檢考之以實正

應不勝滿武秋（荀綽冀州記曰奮字武秋高平人魏太尉寵之孫性清平有識自吏部郎出為冀州刺史　晉諸公賛曰奮體量清雅有曾祖寵之風遷尚書令為荀顗所害）道徽曰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韻平淡體識冲粹處傾危之朝不可得而親踈及愍懷之廢可謂柔而有正武秋失節之士那得為比王曰愍懷廢徙之際交有危機之急人何能以死守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道徽曰丈夫既潔身北面義同在三豈可偷生屈節苟道數終極固當存亡以之耳王素懷無君之心聞道徽言大怨遂不復相見拘留

不遺道徽舉止自若初無懼心後王謂錢鳳曰郗道徽儒雅之士名位既重何得害之乃放還臺

王敦下石頭害周伯仁（虞預晉書曰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揚州刺史浚長子也）（晉陽秋曰顗有風流才氣正體嶷然儕輩不敢褻）王世儒與周侯素善往哭甚慟既而見敦敦怪其有慘容問其所以世儒答曰向哭周伯仁情不能已敦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那得爾世儒曰伯仁清譽之士有何罪故而加以極刑因數敦抗旌犯上言辭慷慨與淚俱下（晉書曰王彬字世儒王廙之弟）

（少稱雅正）

周僕射（周顗已見）亡後王敦使人致吊周仲智曰（鄧粲晉紀曰周嵩字仲智周顗弟也性狡直果俠每以才氣凌物）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復何所吊敦甚銜之猶取為從事中郎後因事誅嵩（晉陽秋曰嵩事佛臨刑猶誦經）

初過江時熒惑守南斗經旬王丞相語陶回曰南斗是揚州分野為熒惑守之吾當遜位以厭此譴耳（陶氏家傳曰回字恭淵為王導從事中郎為人正直不撓導亦以此重焉每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回答

曰公以明德作相輔佐聖主宜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丞相有愧色（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丹陽尹桓景頗以佞事司徒王導導甚昵之）

王丞相（王導已見）名位隆重百僚欲為降禮馮太常（馮氏譜曰馮懷字祖思長樂人歷太常護國將軍）以問顏光祿（晉書曰顏含字弘都瑯琊莘人祖欽給事中父默汝陰太守含少有操行以孝聞仕至光祿勳晉中興書曰顏含嫂病困須蚺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忽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乃蚺膽也童子化為青鳥飛去）顏曰王公雖重禮無偏敬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

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向馮祖思問佞於我我其有邪德乎

郭景純（郭璞已見）嘗遇顔弘都欲為之筮顔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蔡子尼體貌尊嚴莫有褻嫚高平劉整俊才白衣車服奢麗語人曰紗縠吾之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晉諸公賛曰蔡克字子尼陳留雍邱人　蔡克別傳曰克祖睦蔡邕孫也克少好學有雅尚體）

（貌尊嚴）

王襃（已見）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於洛陽襃遂別嫁其女因語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之人豈吾結好之意馥曰嫂是齊人兄當還齊襃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還齊如此去就復何婚之有

庾異行（庾袞已見）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

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

王懷祖（王述已見）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痴王丞相以門地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以在東米價懷祖張目不答丞相曰王掾不痴人何言痴也

桓公（桓温已見）議移洛陽鍾簴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漸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簴桓公不能奪

簡文臨崩（續晉陽秋曰帝諱昱字道萬中宗少子仁聞有智度穆帝幼冲以撫軍輔政大司馬桓溫廢海西公立帝在位三年而崩）詔桓公居攝王中郎持詔命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来之運卿何所嫌中郎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自專事遂不行（王中郎別傳曰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承清淡平遠父述貞貴簡正坦之器度淳深孝友天至譽輯朝野標的當時累遷中書令領北中郎將徐兖二州刺史）

桓公平蜀朝廷欲以豫章郡封桓時荀令遠言於朝曰若溫復假王威北平河洛修復園陵將何以加此朝議

乃止（晉書曰荀羨字令遠荀崧之子起家秘書郎遷尚書左丞少有儀望風操甚為簡文帝所重）

會稽王道子專政（孝文王傳曰王諱道子簡文皇帝第五子也封會稽王領司徒揚州刺史進太傅為桓元所害）委任羣小陸祖言（陸納已見）望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耶朝士稱其忠亮

周勰為謝太傅主簿居喪廢禮崇尚老莊脫落名教時韓康伯領中正不過勰品為之議曰拜下之敬猶違衆從禮情理之極不宜以多比為通時人以康伯為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續晉陽秋曰韓伯字康伯清和有思致幼為舅殷浩所知）

晉書曰王坦之著公謙論袁宏作論以難之伯美其辭旨以為是非既辨誰與正之遂作辯謙以折中曰夫尋理辯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則彼我之趣可得而詳也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己者也以高從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侯王以自稱降其貴者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賢者也與山在地中之象其致豈殊哉捨此二者而更求其義雖南轅求冥終莫近也夫有所貴故有降焉有所美故有謙焉譬影響之與形聲相與而立道足者忘貴賤而一賢愚體公者棄理當而均彼我降挹之義於何而生則謙之為美固不可以語至足之道涉大方之家矣誠由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己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貴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知矜貴之傷德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故情存乎不言情存於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

卑素則貴斯降矣況君子之流苟理有未盡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於內豈不同心於降挹哉體有而擬無者聖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雖所滯不同其於遣之緣有弊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懲忿窒欲著於損象卑以自牧實繫謙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挹其所有餘者也王生之談以至理無謙近得之矣云人有爭心善不可收假後物之迹以逃動者之患以語聖賢則可施之於下斯者豈惟逃患於外亦所以洗心於內也

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王氏譜曰國寶坦之第三）子太傅謝安國寶婦父也惡而抑之安薨相王輔政遷中書令弟緒有寵於王國寶權動內外王珣王恭殷仲堪為孝武所待不為相王所眄恭抗表討之會稽王不能拒諸侯兵遂委罪國寶付廷尉賜死

王孝伯

每正言規諫（周祗隆安記曰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濛司徒左長史風流標望父蘊鎮軍將軍亦得世譽　恭別傳曰恭清廉貴峻志存格正起家著作郎歷中書令出為五州都督青兗二州刺史）道子不從及赴山陵還孝伯歎曰榱棟維新便復有黍離之歎

戴安道（戴逵已見）少有高名武陵王（司馬晞為太宰封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直語云戴安道不能為王侯伶人

司馬太傅（會稽王道子已見）嘗集朝士置酒於東府謝尚書因

醉為委巷之歌王孝伯正色曰居端右之尊集藩王之第而大肆淫聲欲令臣下何所取則（晉書曰謝石字石奴丞相安之弟拜秘書郎累遷尚書僕射）

淮陵內史虞玭子婦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著黄衣狀如天師司馬道子甚悅之令與賓客談論時賢為之降節王孝伯獨抗言曰未聞宰相之坐有失行婦人坐賓莫不反側

王佛大臨荆州甚得民和（王忱小字佛大　晉安帝紀曰王忱字元達平北將軍坦

（之第四子甚得名於當世與族子恭相善齊聲見稱仕至荊州刺史）桓南郡（桓元已見）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才雄駕物王每裁抑之南郡嘗詣王通人未出南郡乘轝徑入王對南郡鞭門幹南郡怒去王亦不留

袁彥升（袁喬已見）與褚季野友善及康獻臨朝（康獻皇后季野女也）彥升與季野書曰皇太后踐登正阼臨馭皇朝將軍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至於皇子近屬咸有揖讓之禮況策名人臣而交媟人父天性攸尊亦體國而重矣故友之

好請從此辭論者以彥升為得禮（袁書又曰與將軍雖世譽先後臭味同歸然平昔之交與禮數而降箕踞之欣隨世事而替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

桓玄作逆晉安帝出宮時徐野民陪列悲動左右及玄篡立野民又獨哀感涕泗交流（晉書曰徐廣字野民東莞姑臧人世好學至廣尤為精純謝玄為兗州辟從事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

謝尚書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也野民收淚言曰君為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欷（沈約宋書曰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祖朗東陽太守父重司馬道子長史晦為孟昶中兵參軍後為宋高祖中領軍少帝即位加中書令與徐羨

（之傅亮共輔政以事伏誅）

謝晦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時宣遠在家驚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户福耶乃竪籬隔絶門庭曰吾不忍見此

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桓敬祖要王參軍（王弘之已見）同行參軍曰餞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敬祖深貴其言（晉中興書曰桓謙字敬祖冲第三子尚書僕射中軍將軍）

蔡子度自豫章徵為吏部尚書（沈約宋書曰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曾祖謨）

（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琳司徒左西屬廊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至尚書令）時傅季友（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散騎常侍）徐羨之共管朝政（宋書曰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歷官司空錄尚書事羨之起自布衣人無學術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謂有宰臣之望與謝晦傅亮同誅）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羨之小字）署紙尾也遂不拜

沙門慧琳以才學為文帝所賞朝廷政事多與參決帝每引見常升獨榻顔延之因醉白上曰昔同子驂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帝為變色

王倩玉（王球已見）是司徒（王謐）子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虚靜門無異客時殷尚書（宋書曰殷景仁陳郡長平人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官至尚書僕射）劉領軍並執權重傾動内外王雖通家姻戚未嘗往来（宋書曰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祖躭父栁並晉左光禄大夫湛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歴官尚書僕射

（領軍將軍）

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弘如言往王舉扇撝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太祖曰我便無如此何

張景胤（張敷已見）為正員中書郎時舍人秋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同省名家嘗欲詣之周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秋言我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景胤先

設二牀去壁三四尺許二客就席張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周等失色而退

張景脩為江夏王撫軍記室江夏就文帝求一義學沙門會景脩赴假還江陵入辭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云道中可得言晤張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宋書曰江夏王義恭武帝子也幼明穎姿顏美麗武帝特所鍾愛封江夏王謚文獻）

蔡興宗在荊州被徵還都時右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王去竟不呼坐（南史曰蔡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己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歷官吏部侍郎中書監）

宋孝武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又寵一崑崙奴令以杖遍擊羣臣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顏師伯謂議曹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

王僧祐雅為從兄仲寶（王儉已見）所知仲寶在中書日常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不前仲寶曰此吾之

所望於若人也世以仲寶之愛名德僧祐之不附貴要並兩稱之（南史曰王僧祐字胤宗瑯琊人父遠光祿勳僧祐雅博古善老莊不尚繁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自天子至侯伯未嘗與一人遊卒於黃門郎）向玄季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南史曰向栁字玄季河內山陽人父靖太子左衛率栁仕至南康郡涉義宣事伏法）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袁淑徐湛之顏竣並已見）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

利處之（南史曰范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之曾孫位至淮南太守）

褚彥回（褚淵已見）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宋山陰公主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

紀僧真得幸於齊世祖容表有士風嘗請於世祖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為兒婚得荀昭光

女即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別見）謝瀹（已見）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宋德既衰齊高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時王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已見）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南史曰王延之字希季祖敬弘宋侍中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靜默不交人事仕宋司徒左長史清貧居宇穿漏褚彥回以啓宋明帝即勅材官為起三間齋屋歷吏部尚書左僕

射

宋世吏部都令史咨執選事陸東海（陸慧曉已見）在選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人語陸云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叅懷陸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諂都令史為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

齊高帝於華林宴使羣臣各効伎藝褚彦回彈琵琶王僧虔栁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張敬兒舞時王仲寶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

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王僕射（王儉已見）嘗屬王琨用東海郡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南史曰琨王華從父弟也祖薈會稽內史父懌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琨少謹篤為從伯謐所愛先是琨伯父廞得罪晉世諸子並從誅唯華得免華宋世貴盛以門衰提攜琨恩若同生為之延譽歷位宣城太守孝建中為吏部郎）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褚炤已見）彥回子賁（南史曰淵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往問訊彥

宣彥宣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責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好戲詒以軺車給之彥宣大怒曰着此辱門户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卞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彭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竟去（卞彬已見）

張思曼（張緒已見）忘情利禄朝野皆貴其風常語人曰吾一生不解作諾

劉璡（已見）嘗為武陵王（曅）征虜參軍武陵與僚佐飲自割鵞炙璡曰應刀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

中領軍劉勔（宋書曰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懐義父穎之並郡守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受明帝顧命守尚書僕射中領軍）晚節有棲退志表求東陽郡（南史曰勔以世路糾紛有懐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為棲息聚石蓄水髣髴邱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尚書令袁

粲以下莫不贊美之王吏部曰永初景平唯謝晦殷景仁為中領軍元嘉有到彥之為人望才譽劭不及也近聞加侍中已為怏怏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未易輕擬

明帝廢鬱林虞侍中稱疾不陪位（齊書曰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謹勅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歷官侍中）帝使尚書令王晏諭旨以虞舊人引參佐命（南史曰王晏字休默一字士彥祖弘之有高行父普曜秘書監晏官侍中左僕射永明中位任親重以事伏誅）虞謂晏曰

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維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任彦升（任昉已見）在齊紆意於梅蟲兒（南史曰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為制局監甚見愛幸東昏敗伏法）用為中書郎彦升造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彦升大慙（南史曰王亮字奉叔王瑩從父弟也父昌宋太宰中郎亮以名家宋末選尚公主齊竟陵王開西邸延才俊以為士林使工圖其像亮亦與焉仕中書監加散騎常侍）

沈休文撰史王希聃一日問休文曰從叔太常何故無傳休文戲語云賢從有何可載希聃答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休文有慙色

徐勉為吏部尚書（梁書曰徐勉字修仁東海郯人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叅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王儉為祭酒稱勉有宰輔之量歷官侍中謚簡肅）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服其無私（勉嘗為書戒子崧曰吾家世清廉嘗居貧素至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

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謂偹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故臻此耳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曰遺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此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来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来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既牽挽

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閒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籬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為舄鹵彌復何安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以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

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畧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今之所敎畧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畧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閒細務汝交關既定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朱彥和方貴用事賔客輻輳（南史曰朱异字彥和錢唐人祖昭之以學解稱父巽）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辨相論顏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异徧覧經史兼通雜藝官侍中中領軍欲引江

子一為助（南史曰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奉朝請子一少慷慨有大志仕終南津校尉）彥和是子一姑夫子一知彥和不為物議所歸未嘗造門

王東陽性簡貴有風格時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咽時有魏郡申英者寒門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穰穰皆以利往能不至者唯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南史曰王承字安期初為秘書郎累遷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為此職三世為國師前代未有後為東陽太守）

阮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居士度其必至顛覆王笳管造門居士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曽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

郡陵王（綸）嘗於婁湖立園廣宴朝士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吐壺皆莫敢言謝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冠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退王屢召不反甚有慙色

蕭引（已見）為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

引皆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

陳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宴弘範宮衆人咸從唯蔡凝與袁憲不行後主問其故凝答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皆失色（南史曰蔡凝字子居蔡興宗曾孫蔡撙之孫也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太建中選尚信義公主後主嗣位為黃門侍郎）

李敬文為高陽內史河間守崔諶恃其弟暹權勢從敬

文乞麋角翎羽敬文答曰翎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疎嬾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北史曰李繪字敬文趙郡平棘人儀貌端偉神情朗儁舅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齊文襄用為散騎常侍）

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韋敬遠至宅訪以政事敬遠仰視其堂徐語曰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護甚不悅有識者以為知言

柳調為侍御史楊素嘗戲之曰柳條通體弱獨揺不禁

風調歛版正色答曰調信無可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調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地樞機何可輕發素甚奇之（北史曰柳調河東解縣人柳昂之子歷官秘書侍郎時王綱不振朝士多贓貨唯調清素守常為時所美）

語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三

明　何良俊　撰

方正第六下

李綱嘗乞骸骨高祖謾罵曰卿昔為何潘仁長史今顧羞朕尚書耶綱頓首曰潘仁賊也志好殘殺然每諫輒止為其長史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持水內石何敢久為尚書（劉昫唐書曰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大業末屛居于鄠賊帥何潘仁以為長史義師至京城綱謁見高祖授丞相司錄貞觀四年拜太子少師每吐論發言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

蘇世長（已見）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宗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蘇對曰陛下畋獵薄廢萬幾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宗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臣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忠

劉仁軌（已見）既官達其弟仁相在鄉曲升沉不同遂搆嫌恨與仁軌別籍每於縣祇奉巨課或謂之曰何不與給事同籍五品之家當免差科仁相曰誰能向狗尾底避陰涼

楊德幹為萬年令高宗朝有宦官恃寵放鷂不避人禾稼德幹杖之二十悉拔去鷂頭宦者涕泣袒背以示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百姓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宋祁唐書曰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貞觀初第明經累官黄門侍郎兼大理卿執法平恕時人比之戴冑）

則天時南海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后以賜張昌宗狄梁

公時入奏事后命梁公與昌宗雙陸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賭昌宗毛裘以臣紫絁袍為對則天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袍安能敵此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昌宗心赧神沮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袍拜恩而出至光範門付家奴衣之促馬而去（劉昫唐書曰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帝反正追贈司空）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劉昫唐書曰蘇良嗣世長之子高宗時為周王府司馬守大檢括莫敢有犯深為高宗所稱則天朝工部尚書）

武候將軍田仁會（宋祁循吏傳曰田仁會雍州長安人永徽中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雨大至郡人歌之）誣奏侍御史張仁禕（朝野僉載曰張仁禕上元中為吏部員外郎）高宗臨問仁禕惶懼失次韋仁約歷階進曰臣與仁禕

連曹頗知事由仁禕懦不能自理若仁會眩惑聖聽致仁禕非常之罪則臣事陛下不盡臣之恨矣請專對其狀詞辯縱横音旨朗暢高宗深納之乃釋仁禕（大唐新語曰韋仁約在憲司見王公卿相未嘗拜人或勸之答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令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亦微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韋安石為納言曰（劉昫唐書曰韋安石京兆萬年人周司空孝寛曽孫歴德鄭二州刺史持重少言笑為政清嚴所在人吏畏之久視中遷文昌右丞尋知納言）二張引蜀商宋霸子博塞后前（劉昫唐書曰張易之白皙美姿容善音律先是易之弟昌宗入侍中禁既而啓天后曰臣

（兄易之器用過臣兼工合錬即召見甚悅兄弟俱侍宮中傅粉施朱衣錦繡服承辟陽之寵）安石言商等賤類不當戲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攺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語人曰韋公真宰相（劉昫唐書曰陸元方蘇州吳縣人伯父東之以工書知名元方延載初遷鳳閣侍郎則天嘗問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臣有大事即奏人間碎務不敢以煩聖覽由是忤旨）

狄梁公為度支員外郎車駕將幸汾陽宮狄奉使先修供頓并州長史李玄沖以道出妬女祠俗稱有盛衣服車馬過必致雷風之異欲別開路梁公謂曰天子行幸

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敢害而欲避之玄沖遂止果無他變

宋廣平（宋璟已見）嘗侍宴朝堂時二張皆為列卿（朝野僉載曰周張易之為控鶴監昌宗為秘書監）廣平階六品在下坐易之素憚廣平剛正安悦其意虛位揖廣平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坐廣平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善果謂廣平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為卿（大唐新語曰當時朝列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廣平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以親故當為張五非易

之家奴何郎之有（大唐新語曰鄭善果性至孝篤慎父城周大將軍討尉遲迥遇害母崔氏甚賢明曉以正道故善果勵己清廉所莅咸有政績）

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張說令證之說皇惑迫懼宋璟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必叩閤救子與子同死子須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大唐新語曰魏元忠以摧辱二張反為所構云元忠屬意太子為少年耐久朋則天大怒下獄易之引張說為證說明其枉元忠得免死流嶺南）

宋廣平自廣州召還玄宗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廣平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竟不與思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於帝帝益嗟重

王毛仲有寵於玄宗百官附之一日毛仲嫁女上問何所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張説源乾曜（二人已見）輩豈不可召耶對曰此則得之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對曰誠如聖旨上笑曰朕明日為汝召客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婚事卿

等宜與達官悉詣其第既而日中客未敢舉箸待璟久之方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劉昫唐書曰王毛仲本高麗人性識明悟玄宗為臨淄王時常伏侍左右開元中部統羣牧孳息數倍玄宗大悅加位至特進）

安樂公主恃寵嘗奏請昆明池為湯沐中宗不許（劉昫唐書曰安樂公主中宗女也韋后欲寵樹公主為之開府置官屬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爵勢傾朝廷）安樂大役人夫掘其側為定昆池池成中宗韋庶人往宴令公卿已下賦詩黄門侍郎李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

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後睿宗登位謂日知曰朕當時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爾（唐詩紀事曰李日知鄭州人景龍初為相）

呂太乙為户部員外郎户部與吏部隣司吏部移牒户部令牆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大唐新語曰太乙初為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嵗寒心貞徒見節籜小未成竿後遷户部員外）

吳兢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錄叙張昌宗引張說誣證

魏元忠事云說已許昌宗賴宋璟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不喜知競所為即從容謬語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競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競實書之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蘄改競辭曰狗公之情何名實錄卒不改世稱為今之董狐（劉昫唐書曰吳競汴州浚儀人勵志勤學博通經史魏元忠朱敬則為相薦其有史才令直史館神龍中修武后實錄）

秘書監姜皎得罪（唐詩紀事曰姜皎長安中為尚書奉御明皇在藩邸皎識其有非常度遂

（委心焉及即位授殿中少監出入臥內開元中為秘書監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死）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死（劉昫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弱冠應五經舉累官并州長史有告其在軍奢僣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天子聽政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酙酌焉今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帝以嘉貞為忠數月遷中書令）後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帝問法當如何嘉貞復援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況

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伷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慚色（劉昫）（唐書曰裴伷先絳州聞喜人宰相裴炎從子也官至工部尚書）

李邕為左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曹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

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為造次如是邕曰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稱（李邕宋璟張昌宗並已見）

孔著作（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内族姓以張燕公為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是燕公子見著作所撰謂弟埱曰多是漢天下族姓何與伊事而妄為升降埱素與著作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舉朝共推每有商確咸就諮訪著作書初成以呈韋

公韋以為可行及聞垍言著作懼禍將追改之以情告韋韋曰孔至休矣大丈夫奮筆將為千載楷則奈何以一言而自動搖有死而已何可改也遂不復改（劉昫唐書曰韋述司農弘機曾孫篤志文學有家書二千卷童時記覽皆遍父景駿為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洺州刺史元行沖景駿姑子為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奧旨如遇師資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居史館二十年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

蕭茂挺為集賢校理李林甫欲一見之穎士方有父喪不時肯詣林甫嘗至一故人舍邀穎士穎士遂往哭門内以待林甫林甫不得已前弔乃去（李華作穎士文集序曰蘭陵蕭穎士字茂挺十九進士擢第淮南連帥表為揚州功曹君以文章制度為已任時人咸以此許之及卒門人謚為文元先生　唐詩紀事曰穎士以拔奬後進為任如李陽冰皇甫冉陸渭由奬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顔真卿柳芳陸據李華邵軫趙驊時人語曰殷顔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交也李華與齊名世號蕭李）

常袞當國（劉昫唐書曰常袞京兆人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與楊炎同掌綸誥時稱常楊性清直孤潔

（不妄交遊代宗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崔祐甫在中書（劉昫唐書曰崔祐甫字貽孫父沔黃門侍郎祐甫性剛直無所容遇事不回遷中書舍人）每論事未嘗降屈舍人岑參初掌綸誥屢稱疾不宿直諸人不敢言崔獨以舍人職在樞密不宜讓事於人岑舍人稱疾既久多有離局衮曰此子羸疾日久諸賢豈不能容之崔曰相公若知岑久抱疾本不當遷授今既居此地安可以疾辭王事乎衮默然無以奪（唐詩紀事曰岑參南陽人文本之後至德中任宣議郎攝監察御史拾遺裴冕杜甫薦參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備獻替之官）

李揆（已見）秉政苗侍中薦元載可大用（劉昫唐書曰苗晉卿上黨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晉卿開元中知吏部選事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數千言或聲色甚厲晉卿必含容之畧無愠色累官侍中）揆語侍中曰龍章鳳姿之士不可見麞頭鼠目之子乃求官耶竟不肯納載入相除揆秘書監江淮養病十餘年（唐書曰元載鳳翔岐山人唐詩紀事曰載羈旅到京屢陳時務深符上旨肅宗擢拜中書以貪悿伏法）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答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唯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

刃視之晏然（李肇國史補曰李希烈陷汝州盧杞建議曰顔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時朱滔王武俊使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顔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

張延賞在中書（劉昫唐書曰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博涉經史達於政事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貞元中拜中書侍郎）恃權矜己嫉柳渾守正使人謂之曰相公舊德但節言於廟堂則名位可久渾曰為吾謝張相公柳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為所擠（續襄陽耆舊傳曰柳渾字夷曠襄陽

（人天寶初補單父尉累拜監察御史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

裴澥為陝府錄事叅軍時李汧公（李勉已見）充觀察始至官屬謁訖令別召裴錄事坐與之語且云少頃有燕便請隨判官同赴及燕三召不至公怒召澥讓之曰某忝公之官長以素聞公名兼朝中親友話公美事思接從容故超越禮分面約赴燕遂累召不來何相忽之甚也澥正色言曰中丞細思之未知誰失必也正名各司其局古人所守其敢忘之中丞府中自有賓僚某走吏也安

得同之汧公曰老夫過矣澥退汧公命駕訪之置在賓席（趙璘因話錄曰澥累官同州刺史所在有能名）

憲宗寢疾杜黄裳時為太常卿欲率百官請皇太子監國以語其壻韋執誼執誼曰丈人方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黄裳勃然曰黄裳受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即拂衣而出

朱泚召段秀實（已見）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秀實戎服與休並坐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起執休腕

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泚中顙流血濺面

李惇在淄青幕屢有規正節度使王衡不能用一日王對諸客別有所問惇曰某前後頗獻愚直大夫不用今復問何為王作色曰李十五好為詆訐惇曰忠言大夫謂之詆訐久住何益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命駕而去

柳元公甚知張尚書正甫（劉昫唐書曰柳公綽字起夫性謹重動循禮法屬歲饑其家雖給而每飯不過一器歲稔復初家甚貧有書千卷不讀非聖之書為文不尚浮靡官檢校左僕射河南節

（度觀察使）元公之子仲郢（別見）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言於元公曰壽郎（仲郢小字）相逢其謙太過元公作色不應久之張起去元公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而謝過（劉昫唐書曰張正甫字踐方南陽人官至檢校兵部尚書仁而端亮涖官清强居外任所至稱理）

憲宗在東宮時王紹避太子諱請改名時以為諂李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

（劉昫唐書曰李藩字叔翰趙郡人少恬淡修檢雅容儀好學元和中為中書侍郎藩為相材能不及裴垍孤峻頗後韋貫之然人物清規亦其流也）

裴垍在中書有故人自遠來訪裴給卹優厚其人乘間求京府判司裴曰公誠佳士但此官與公不相當不敢以故人之私而隳朝廷紀綱他日有瞎眼宰相憐公者不妨却得（劉昫唐書曰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代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年少驟居相位器局峻整雖大寮前輩不敢干以私議者謂垍作相才與時會知無不為于時朝無倖人百度寖理再周遘疾公論惜之）

鄭珣瑜在中書堂會食俄王叔文至吏白宰相方會食

百官例不得見叔文恚叱吏吏入白韋執誼遽起延入閣内珣瑜歎曰吾可以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卧家七日不出自是罷相（宋祁唐書曰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天寶中退耕陸渾山以養母崔祐甫為相擢左拾遺除河南尹清靜惠下人不敢干以私後為門下侍郎）

李逢吉當國（劉昫唐書曰李逢吉字虛舟隴西人學士李玄道曾孫元和中為門下侍郎憲宗討淮蔡以兵委裴度逢吉欲沮之後又構于方之獄代度平章事時國威不振天下延頸俟度再用及為逢吉所擠四海為之側目）忌裴晉公（裴度已見）復相使京兆尹劉棲楚十餘人悉力根郄之雖晉公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晉

公置酒延客棲楚曲意自解附耳而語崔咸疾棲楚舉酒讓晉公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願上罰爵（項安世家説曰今坊市公人謂之所由）晉公笑受而飲棲楚不自安趨出坐上壯之（宋祁唐書曰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鄭餘慶李夷簡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為侍御史處正特立風采動一時）

李公垂（李紳已見）為李錡掌書記錡逗撓不朝一日召公垂使作疏公垂陽怖栗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公垂對曰生未嘗見金革

令得死為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擫書如所欲即囚公垂獄中錡誅或欲以聞公垂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也乃止

韋澳是韋貫之子兄温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澳為御史一日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高君端士汝不可輕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宣宗朝戶部缺判使韋澳奏對延英宣宗言戶部缺判

使澳但對以府事上言戶部缺判使者三又問卿意何如澳曰臣近年心力減耗不奈繁劇累曾陳乞一小鎮聖慈未垂矜允上嘿然不樂甥柳玭曰舅特承聖知延英奏對恐未得中澳曰吾不為時相所信忽自宸衷委以使務必以吾他岐得之何以自明我意不錯爾須知時事漸不佳是吾徒貪爵位所致爾宜志之後出鎮河陽

周祖入京師百官迎謁周祖見馮道猶設拜意道便行

推戴道受拜如平時徐語曰侍中此行不易周祖氣沮故禪代之謀稍緩

宋太祖時竇儀在翰林忽一日宣入禁中行至屏障間覘見太祖猶衩衣潛身却退中書謂曰官家坐多時請速出見竇曰聖上衩衣必是未知儀來但奏云宣到翰林學士竇儀太祖聞之遂起索衫帶著後方召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竇儀字可象薊州人登晉朝進士　金坡遺事曰王著既貶官太祖謂范質曰深嚴之地當選慎重之士以處之質言前朝學士惟竇儀清介謹厚然已為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當諭朕意令勉

（赴所職即日再入翰林）

陶穀為學士日嘗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望見將進而復却者數四太祖笑曰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穀遽趨出

宋太宗一日謂宰臣曰朕何如唐太宗衆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李文正（李昉已見）獨無言徐誦白樂天詩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真宗欲以後宮劉氏為貴妃遣使持手札以問李沆（已見）沆對使者引燭爇手札因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為不可其議遂寢

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五百金遺修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促治裝去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東都事畧曰張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真宗朝參知政事出知亳州天聖二年拜工部尚書平章事在位重名器無毫髮私清約如寒士卒贈中書令謚文節）

王魏公（王旦已見）當國時玉清宮初成丁崖相（丁謂）令大具酒食列幕次以飲食游者後游者多詣丁訴玉清飲食官視不謹多薄惡不可食丁至中書言於魏公公不答丁三四言終無所云丁色變問相公何以不答公曰此地不是與人理會饅頭夾子處

王魏公至性儉素東封日二府議增飾車服以盛法從諸公令人於公第日詗之一無所為王冀公（欽若）乃作繡韉送公曰前議恐忘已令為之公使具直置之而不乘

龔公怪問其故公曰常所跨者君上所賜非不華也豈可更事奢僭以隳典制

王文正作相罕接賓客獨楊大年（楊億已見）來則對榻卧談文正卒時屬家事一付大年後丁晉公求文正家婚大年令絶之

楊大年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真宗注云朽壤糞壤令大年重改因易為隣境明日引唐故事不稱職求罷上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楊大年與王文穆不相得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大年必徑出他處亦然文穆去國日朝士皆有詩大年獨不作文穆辭日奏真廟傳宣令大年作詩大年竟不奉詔（宋史曰王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進士甲科累官門下侍郎卒謚文穆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帝意又輕巧敢為矯誕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謂五鬼姦邪險偽誠如聖諭）

真宗將立明肅后令丁謂諭旨於楊大年令作冊文丁云此段不憂不富貴大年答曰如此富貴亦不願得

楊文公在翰林丁謂初叅政事羣公致賀楊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逃歸陽翟別墅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意欲扳公入其黨中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剛公正色疾聲荅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王沂公在閣下日楊文公性詼諧一時僚友無不被其狎侮於沂公獨曰第四廳舍人不敢奉戲

富鄭公為樞密使英宗初即位賜大臣永昭陵遺留器

物已拜賜又例外獨賜鄭公加千鄭公力辭東朝遣小黄門諭公此微物不足辭雖家人亦以為不害大體屢辭恐違中旨公曰此固微物要是例外也大臣例外受賜不辭若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竟辭不受

馮拯在中書曰（涑水記聞曰馮拯河南人其父為趙韓王守第舍拯小時韓王見而奇之曰此子何不使讀書其父使就學數年舉進士太宗時請立太子謫嶺南真宗即位被用至宰相無文學而性伉直官至侍中）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憖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

如馮公者未足為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儒林公議曰孔道輔自以聖人之後常高自標置性剛介急於進用或有勸其少通者答曰吾豈姓張姓李者耶聞者多笑之為御史中丞以事被黜知鄆州然非其罪躁忿且甚至胙縣一夕卒於驛舍）

富鄭公之薨神宗對輔臣悼惜且曰富弼平生强項今誌其墓者亦必一强項人卿等試揣之已而自曰方今强項者莫如韓維必維為之（五朝名臣言行錄曰韓維字持國忠獻公之子篤志好學神宗在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等皆名儒厚德之士）時持國知汝州其弟玉汝在樞密院具聞此語亟遣使報持國曰雖其

家以是相囑甚勿許之不然且獲罪先是富氏果以誌屬持國持國與玉汝書曰吾平生受富公厚恩恨未有以報今其家見託義無以辭且已許之不可食言因以獲罪所甘心也卒為之初持國年幾四十猶未仕會富公鎮并門以帥幕辟之遂起（東都事畧曰韓縝字玉汝忠獻公子也官至中書侍郎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之甚禮俄潞公代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

父絢我門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敎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不悛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來謁坐客次久之公著道服出徐語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東都事畧曰徐禧用兵西夏李稷主糧餉永樂城陷閤城俱没稷贈工部侍郎）

神宗嘗對章惇稱張安道之美問惇識否惇退以告呂惠卿惠卿明日與安道同行入朝告以上語且曰行當大用矣安道縮鼻不對其夕安道適與客坐惇呵引到

門謁入安道使謝曰素不相識不敢受謁惇慙怍而退

熙寧初蔡寺丞（名天申丞相挺之子也）察訪京西挾其父勢妄作威福震動一路河南尹李師中轉運使李南公事之甚恭時司馬溫公判留司御史臺因朝謁應天院天申獨立一班既報班齊溫公呼知班曰引蔡寺丞歸本班知班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替善之下天申即日行（蓋朝位儀注以官為高下朝謁應天院留臺職也）

司馬文正公自在臺閣時不送門狀曰不誠之事所不

敢為

范蜀公（范鎮已見）有子弟赴官乞書諸見朝貴蜀公不許曰仕官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為立朝

范景仁與趙閱道私好不協熙寧中王介甫執政以景仁時為異同數訐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閱道對曰鎮是忠臣上問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語閱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

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涑水記聞曰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

王荆公與唐質肅（唐介已見）同為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道嘗謂其能屈力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唐曰道為宰相使朝易四姓身事十主豈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者正在安人而已豈得非純臣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

王舒王嗜佛書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嘗一日會於南昌少頃潘延之亦至延之談禪王問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曰某人可秤子固曰弇用老而逃佛亦可一秤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其書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則樵牧之言猶不可廢言而無理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前言第戲之耳（羅湖野錄曰清逸居士潘興嗣字延之初調德化縣尉同郡許瑊拜江州守潘往見之瑊不為禮遂懷刺歸竟不之官問道於黃龍南禪師獲其印可嘗曰我清世之逸民故自號焉）

孫少述與王荆公最厚荆公當國數年不復相聞及荆公再罷相歸過高沙少述適在亟往造之相見惟勞苦及弔元澤之喪兩公皆自忘其窮達遂留荆公置酒共飯劇談經學抵暮乃散荆公曰退即解舟無由再見少述曰如此更不奉謝矣悵悵各有惜別之色人然後知兩公未易測也（老學菴筆記曰孫少述字正之與荆公最厚公別少述詩云應須一曲千回首西去論心有幾人又云子今去此來何時後有不可誰余規其相與如此及公當國數年不相聞人謂二公之交遂絕）

王荆公初參大政一日因閱晏元獻小詞荆公曰為宰相何詎作詞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為爾顧其事業亦不止此時呂惠卿為館職亦在坐遽曰為政必先放鄭聲況自為之乎平甫正色曰放鄭聲不若遠佞人呂大慚

涑水記聞曰王安國常非其兄所為官西京國子教授任滿至京上以介甫故召上殿時人以為必除侍講上問以其兄秉政物論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耳上默然不悅由是別無恩命安國嘗力諫其兄以天下恟恟不樂新法恐為家禍介甫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吾家滅門矣又責曾布以誤惑丞相更變法令布曰足下人之子弟朝廷變法何預足下事安國勃然怒曰丞相吾兄也丞相之父即吾父也丞相殺

（身破家僇及先人發握邱壠豈得不預我事也）

呂惠卿之謫詞頭始下劉貢父當草制東坡呼曰貢父平生作劊子今日纔斬人也貢父引疾謁告東坡一揮而就不日傳寫都下紙為之貴（曲洧舊聞曰紹興初惠卿牽復知江陵到任謝上表云顧惟安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天之君父或曰觀此一聯其用心憸愎如此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時臺諫論列多子由章疏而謫詞東坡當筆也）

章惇被謫錢勰草詞云硜硜無大臣之體鞅鞅非少主之臣章甚銜之紹聖初召拜首台翰林曾子宣（布）草麻

洎庭宣有赤舄几几南山巖巖之語時士大夫語云今則几几巖巖奈硜硜鞅鞅乎未幾錢自吏部尚書責知池州

章子厚在政府一日李邦直欲復唐巾裹子厚曰未消爭競只煩公令嗣帶來畧看蘇子由語張文潛曰廟堂之上詭語肆行在下者安得不風靡

范淳夫（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范祖禹字淳夫成都人事神宗哲宗為太史著唐鑑）嘗語李方叔云（宋史文苑傳曰李豸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豸六歲而孤能自奮立以學問稱嘗以文謁蘇軾於黄

（州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砂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才萬人敵也）李文正（李昉已見）有言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此最名言蓋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椅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椅子耶張婕妤掩口笑曰禁中用胭脂皂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椅子時趙鼎張浚作相（宋史曰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紹興中總中外之政天子方屬精克己戒飭宮庭內侍無敢越度事無巨細必以咨浚）

趙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及移吉陽軍有

謝上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檜見之曰此老倔强猶昔（宋史曰趙鼎字元鎮解州聞喜人紹興中至宰相秦檜畏其逼出知泉州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論其嘗受偽命乾没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官興化軍論者猶不已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

史彌遠拜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倪文節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語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舜禹揖遜事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

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文節藩臣僣論麻制鐫職而罷（宋史曰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

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時洪晧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强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

公無謂秦無人（宋史曰洪皓字光弼番昜人少有奇節慷慨有經畧四方志假禮部尚書為大金通問使尼堪迫仕劉豫皓不從流遞冷山烏舍欽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言所以來為兩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烏舍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為名可也烏舍義之而止）

元兵大入賈似道當國以去要君時度宗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江萬里時為叅政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

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宋史曰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少神雋有鋒穎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硯間召試館職遷右正言為侍御史器望清峻論議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度宗朝官至叅知政事）

至元中程文海薦宗臣二十三人以謝枋得為首時行省奉詔起之執手相勞勉枋得謝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宋史曰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寶祐中對策極詆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官至權工部侍郎宋亡見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傲岸不為禮與之言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至京問謝太后欑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遷憫忠寺見

（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耳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棄之於地不食而死）

呼沙呼弑衛紹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言衛王失道天命絕之呼沙呼無罪且有推戴之功獨張行信抗章言之不報舉朝遂以為諱後史官謂賈益謙經事衛王宜知其事時益謙居鄭州乃遣編修一人就鄭訪之益謙慷慨言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海陵被弑大定間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多所附會衛

王為人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吾唯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金史曰賈益謙字彦亨沃州人大定中歷仕州郡以能稱累官尚書左丞）

廉希憲嘗有疾帝累遣醫診視醫言須用沙糖作飲北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哈瑪特與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元史曰廉希憲字善甫博囉哈雅子也幼魁偉舉止異凡兒篤好經史手不釋卷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為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由是知名）

元世祖一日命廉希憲受戒於國師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希憲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上稱善

賈居貞為左司郎中劉秉忠奏除叅知政事居貞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將何以處之執不肯拜（元史曰賈居貞字仲明真定獲鹿人十五汴京破奉母居天平世祖知其賢俾監築上都城授左司郎中從帝北征每陳說資治通鑑雖軍中未嘗廢書一日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

初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富珠哩翀時為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為之慄然

趙承旨（趙孟頫已見）初至京會詔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承旨抗言其非或以承旨年少初自南方來譏國法不便意頗不平責承旨曰今

朝廷行至元鈔故犯法者以是計贓論罪汝以為非豈欲阻格至元鈔耶承旨曰法者人命所係議有輕重則人不得其死孟頫奉詔與議不敢不言今中統鈔虛故改至元鈔謂至元鈔終無虛時豈有是理公不揆於理欲以勢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元史承旨議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迺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王虎臣言平江路總管趙全不法世祖命虎臣往按葉李執奏不宜遣虎臣帝不聽趙承旨進曰趙全固當問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買人田縱賓客為姦利全數與爭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將陷全事縱得實人亦不能無疑帝悟乃遣他使（遂昌山人雜錄曰吳守趙全繼除杭吳民泣送不忍捨時浙省以宗室大臣鎮之待憲臣如司屬全不勝折辱竟卒於杭時人擬以趙廣漢）

世祖嘗與趙承旨共論葉李留夢炎優劣承旨退語奉御徹爾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僧格罪甚

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爾至帝前數僧格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按誅僧格罷尚書省大臣多以罪去（元史曰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為知言云）

呂思誠為浙西廉訪僉事時南臺御史大夫達實特穆爾與江浙省臣有隙嗾思誠劾之思誠曰吾為天子耳目不為臺臣鷹犬也不聽（元史曰呂思誠字仲實平定州人母馮氏夢一丈夫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寤而生思誠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𣂏學治經試國子伴讀累官國子祭酒中書左丞）

吾子行（吾衍已見）遇人巧宦善富如蟲蛆臭腐將噬染已避去唯恐不速

張士誠據有吳中江南名士多往依之所不可致者唯

楊廉夫一人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喜即命飲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詩曰山中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敢强也

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元鎮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元鎮怒曰倪元鎮不能為王門畫師即裂去其絹

語林卷十三